瞿式耜“入教”和“借兵”的考辨

瞿果行

今年，是抗清英雄瞿式耜诞生四百周年。为了缅怀先贤业绩，弘扬爱国精神，我市将举行纪念活动。拙著通俗历史读物《瞿式耜》（广西人民版）恰在这时出版，可能对人们了解这位以身许国、之死靡它、坚持气节、慷慨就义的爱国英雄，有所帮助。

有同志提出：几本关于天主教史传里，说瞿式耜是天主教教士，言之凿凿，在你的书里（包括《瞿式耜年谱》1987年齐鲁版），只字没提，为什么？我认为：瞿式耜是教士或不是教士，都不影响他的业绩和历史意义。但历史总是历史，把“是”说成“不是”，把“不是”说成“是”，都不是科学态度，有必要作点研究。

首先看到是《宗教词典》（1981年12月版）有“瞿式耜”条：“瞿式耜（1590—1650）南明大臣，字起田，号稼轩，常熟（今属江苏）人。万历进士。天启三年（1623）母丧回乡，结识天主教士艾儒略，后领洗入教。崇祯初，擢户科给事中。弘光帝时，任广西巡抚。隆武二年（1646）拥立挂王，累进文渊阁大学士。次年与部将焦琏守桂林，又遵桂王令，从澳门借来葡兵三百名，击退清军的进攻。永历四年（1650）冬，清军陷桂林，被俘遇害。有《瞿忠宣公集》。”

江文汉《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》（知识出版社1987年6月版。以下简称《江文》），在“南明政权挣扎中的耶稣会士”一章中也提到瞿式耜，照录如下：“拥立南明桂王的大臣，有瞿式耜和庞天寿。这两人都是天主教信徒。瞿式耜的父亲是汝说，而瞿汝夔（即瞿太素）则是汝说的从弟。瞿汝夔很早就和利玛窦相识，就是他建议利玛窦放弃袈裟而改穿儒服的。瞿式耜是汝夔的从侄，曾在艾儒略神甫手中领洗，教名多默。他在住宅门外贴上‘僧道无缘’几个字，表示他不再敬拜一切偶像。1646年，他拥立永明王与太妃至肇庆。1647年，清兵破肇庆，瞿式耜扩帝至桂林，担任兵部尚书。当清兵进攻桂林时，他拒绝投降，并倾家助饷。在永历帝就位时，瞿式耜曾派遣庞天寿陪毕方济神甫至澳门求援。1646年，葡人发兵三百人，带大炮数门，以德国神甫瞿纱微（原名安德）为随队神甫前来助战。瞿式耜收复不少失地。由于朝中内讧，瞿式耜反而被坏人弹劾，清兵得以再次进攻桂林。瞿式耜坚守不去，结果被俘，后被害身亡。”（该书39页）。

这里，似乎比《宗教词典》更具体，既说了瞿式耜受谁影响入教，是谁领洗的，教名是什么，并且指出葡兵是哪一年到桂林助战的，好象凿凿有据。

重新翻阅了有关材料，感到在以下二个问题上仍困惑不解：①究竟瞿式耜是不是天主教士？②究竟有没有葡兵三百参加桂林保卫战？今就此作一番探索和考辨，藉以澄清历史事实。

（一）

首先，着重研究瞿式耜是否参加天主教。

据载，明末清初，天主教耶稣会士纷纷来华传教。著名人物徐光启、李之藻等都是天主教士，以后，更是深入宫庭，据《江文》："1640年有一百七十八名皇室成员受洗，其中包括天启帝的遗孀，另外还有四十名宦官，其中有庞天寿。"并且，瞿汝夔、式穀等又都入教，说瞿式耜入教，好象情理之中，但仔细推敲，瞿式耜不可能入教。我的想法是：

1.凡纳妾的人不能入教。

就以瞿汝夔为例，据《江文》，他是利玛窦很早结识的读书人，而且给利玛窦很多帮助，"只因瞿已纳妾，利不肯为之施洗。直到1605年瞿扶妾为正，才由王丰肃神甫手中领洗。"（14页）《人物传》也说："太素由于婚姻关系，直到五十六岁……方在罗如望手中领洗，取圣名依纳爵。可见当时受洗与授洗之不易。"（上册276页）。

《江文》还记载了李之藻、杨廷筠因为有妾，同样不能受洗，两人以后都弃妾后才受洗。并说："他（杨廷筠）曾私下对李之藻说：'泰西先生乃奇甚，仆以御史而事先生，夫岂不可，而独不能容我一妾耶？……'李之藻只得向他解释说，'这是教规，不能通融。'"

瞿式耜是早已有妾的人，他儿子玄锡写的《行实》中说："次玄鏞，以省府君死于粤，庶母顾出；次玄镜，尚幼，庶母孙出……次女，庶母李出"。有子女的"庶母"已见三人，且玄鏞出生在崇祯元年（1628）则式耜在天启时早已有妾。汝夔与利玛窦那样的关系，杨廷筠以御史之尊，都不能有所通融；当时式耜仅是卸任县令，凭什么可以破格受洗呢？

2.凡教士必须诚心奉敬一天主。

《人物传》在"罗明坚传"中说罗用汉文写的《十诫》，第一条就是"要诚心奉敬一天主不可祭拜别的神像。"事实也确实如此，"1611年，李之藻丁父忧回到杭州。杨廷筠前往致吊，他看到李之藻毁去泥木佛像，而且又不请和尚超度亡灵，感到诧异。"（《江文》30页）《江文》也称式耜信教后，"在住宅门外贴上'僧道无缘'几个字，表示他不再敬拜一切偶像。"很象他确实符合教规，虔诚信教了，其实，从式耜一生言行中，很难找到信教迹象。

例如：式耜曾收集前人修身养性的格言，作为立身处世的座右铭。崇祯初，罢官家居后，整理分类，刻成《愧林漫录》一书，在"自序"中说："归田多暇，深自循省，举髫年所诵记，及齿至而更阅者，征之古人，如合左券，因取先后之缮采，类次十种，汇成一帙，名曰《愧林漫录》，盖《内典》中有惭愧林之义也"。全书所引格言，不下千余条，基本上是先儒语录，也有佛家语，还有道家言，独独没有天主教语。写序是崇祯九年（1636）。不能想象，在天启时领洗入教的信徒，当时，会刻印这样书，取这样书名。

不仅这样，在式耜遗留下来的充满爱国激情的诗文中，也看不到信教的迹象，相反的，佛家语却随处可见，如："四大"、"劫运千年弹指到"、"了却人间生死业"等等。在城破被幽囚后赋《浩气吟》的同时，还有怀念邵夫人的诗，"亡妻以闰十一月初五日为生忌，杨硕甫礼忏山中，诗以谢之"以及"囚中为位，以饭一瓯、菜一碟、酒半杯哭之"。在《临难遗表》中表示自己心迹，还说："天地鬼神，实鉴临之"，也不是天主教信徒的语言。

3.关于说瞿式耜受洗时间，教内书籍也说不清。

《宗教词典》、《江文》都说耜式耜是艾儒略洗的，但领洗时间，都含糊其辞。

事实上，天启三年（1623），式耜丁父忧。按当时风俗，遭逢父母大故，要在家守制，谢绝人事二十七个月。据玄锡所写《行实》，式耜在那年三月始解永丰任，返里后，就奉父命进京候选。后在九月初五到家，汝说在初九日亡故，式耜“居丧，哀毁骨立，朝夕上食，必恸哭失声”。刘湘客《临桂伯瞿公传》也说：“大参公（指汝说）九日捐馆，公每逢忌辰，涕慕如初抉，终身无登高节也。”对待父亲这样克尽孝道的人，说他在父丧期间，结识西洋教士并领洗入教，实在不可思议。

《人物传·瞿式耜》在引巴笃里所记云：“一六二三年进瞿玛窦（式穀）邀艾儒略赴常熟开教之年，又记进士瞿多玛斯（式耜）是儒略所授洗，虽没有明言哪年受洗，很可能即在一六二四年。”（上册279页）在后面又写“天启三年（1623）父病卒……即在居丧期中与教士艾儒略往还；六年（1626）服除受洗。”（上册281页）显然前后矛盾，但说“服除受洗”，似乎说得通一点，而在同书“艾儒略”一节中却说：“天启三年（1623）儒略至常熟，瞿式耜即在彼手中受洗。次年，叶向高罢归，道经杭州，邀请赴闽；五年，抵福州；崇祯七年（1634）赴泉州、兴化。”

这样，说天启六年瞿式耜在艾儒略手中领洗又说不通了。

（二）

这一节，着重研究在桂林保卫战中有没有葡兵来助战。

《宗教词典》“瞿式耜”条，说1647年与部将焦琏守桂林，又遵桂王令，从澳门借来葡兵三百名，击退清军的进攻。《江文》说，1646年，葡人发兵三百人，带大炮数门，前来助战。都说有葡兵来助战，时间上相差一年。

先考察1646年，那年是隆武二年，八月，清兵陷汀州，隆武帝被杀。十月，瞿式耜、丁魁楚等拥桂王监国，十一月称帝。当时，清兵长驱直下，永历帝闻警先逃，从肇庆到梧州，回肇庆，又逃梧州，奔平乐。在这样狼狈的情况下，根本不可能有葡兵带大炮来助战的事。

再从桂林三次保卫战中考察有没有葡兵助战。

第一次是永历元年（1647）三月，战后，式耜有《飞报首功疏》详叙战争经历云：“岂意十一日上午，各官兵以领粮赴仓，忽然塘报突入，云虏骑已从西门进城。顷刻间沸者如雷。臣居正逼近文昌门，见门首各兵一齐拥挤入内，怪且讶之，亲走出门瞭望，则见贼已上城，箭如雨下，臣身亦几中流矢。幸焦琏铁胆包身，立刻弯弓仰射，城上贼中两箭，始却。琏随乘马从文昌门直追至西门。虏骑数百，且走且射，一矢正中焦琏右膊。焦镇屹然不动，又追至南门，时各官兵陆续奔来，奋勇争先，与贼死战。阵杀红旗贼首七八十人，箭伤、铳伤者数百人，夺其战马数百匹，衣甲刀箭倍之。余贼丧胆夺魄，飞骑奔回……”哪有葡兵？且当时形势危急如此，也来不及等待外援。

第二次，是在同年五月。战后，式耜上《破敌大获奇功疏》，首叙十四日刘承胤兵变之后，城中无兵，担心敌兵进犯，百方筹措，“迨二十一日焦镇始回，而将与兵犹多未齐也”

“岂知二十五日虏遂大举入犯……不下数万，蜂拥而来，直薄会城……幸勋镇焦琏一闻此信，负创忍痛，披甲介马，督率诸将分门扼守，而白玉与白贵坚堵文昌。时城下无兵，兵俱在城头上，臣急从都司取司礼庞天寿所铸西洋大铳，即从城头施放，击毙乘马之虏官三四人，虏势遂稍却。午后，大开城门，我兵奋勇冲杀，而虏又环攻西门、南门者亦不下数千。所苦者各营兵卒，自辰至午，尚无一餐……臣与督按二臣，悉括署中所存食米，蒸饭分哺。各兵且守且战，报功者不绝于途。天渐入暝，雨尚不息，不得不收兵以待天明……廿六黎明，焦镇与白贵督兵枵腹出战，虏出不意，弃甲抛马，尽气狂奔。而督标副将马之骥又从隔江大施炮铳，助我兵威……至辰刻而虏已尽矣”。

这里值得注意的，在这次战役中，曾“从都司取司礼庞天寿所铸西洋大铳，即从城头施放”，“击毙虏官，虏势稍却”。在明代，“都司”是一省掌兵的最高机构都指挥使司的简称；司礼，就是指太监。《明史》卷九十二《兵四·火器》记述明置兵仗、军器二局，分造火器，有“将军”、“夺门将军”、神机炮、连珠佛朗机、九龙筒等凡数十种。王夫之《永历实录·宦者列传》中说庞天寿“事天主教，拜西洋人瞿纱微为师”。则疏中所言，也符合事实，西洋大铳也发挥了作用，决不是“从澳门借来葡兵三百名，击退清军的进攻”。并且，如果确象《宗教词典》所说，“遵桂王令”，借来葡兵击退清军，则奏疏中一定会恭维由榔，如“宸衷独断，借此奇兵，立此不朽之勋”，决不肯贪天之功以为己力。相反，在奏疏中缕述如上战况，战绩后，还特别说明：“臣止据当日情形，胪列事实，仰慰圣怀。一字涉虚，上帝有赫，臣无任悚切瞻仰之至”。这封奏疏中所列事实，应该是可信的。

第三次保卫战，已在永历二年（1648）。这次战后，式耜集中无报功疏。——当时督师何腾蛟也在桂林，督兵三面出击，获大胜，可能由腾蛟上疏报捷。当时在永历朝的刘湘客所写的《临桂伯瞿公传》、瞿共美的《东明闻见录》以及后来王夫之所写的《永历实录》、西亭凌雪的《南天痕》中《瞿式耜传》等等，都有记载，尽管详略不同，但根本没有葡兵三百来桂助战的事。

据《人物传》引陈援庵在《从教外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》文中说：“毕方济自永历元年，以洋兵三百，拒清人于桂林……”（上册205页）不知他的依据是什么？

而该书《庞天寿》传中却说：“按此次出使，亦系庞天寿随行，于一六四八年（永历二年）十月十七日抵澳门，二十一日举行大弥撒。澳门官吏以火枪一百具赠天寿，附书言此乃备皇帝士卒之用。或云，仅得士卒三百，炮二尊，盖葡人恐满人报复，不敢大量援明室。”（上册·289页）按：庞天寿在永历二年九月始提督勇卫军（见《永历实录·大行皇帝纪》），时间已在第三次桂林保卫战后。照以上所记，则所谓“葡兵三百”，仅是“或云”，作为事实根据显然是不足的。

此外，再就式耜会不会去向澳人或葡人借兵，谈一点看法。

首先，再回忆一下这样史实。

瞿式耜生活的时代，正值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的大动荡时代。他在永丰县令任内，已崭露出他的政治才能。当满洲贵族崛起东北，时为边患。他在给事中任内，半年多时间里连上几十封奏疏，提出要树立正气，整顿吏治、筹措经费、讲求火器、加强边防等具有远见卓识的措施。罢职家居，甚至被诬入狱时，在大量诗文里反映他忧国忧民的心情。弘光元年（1645）出任广西巡抚，抵任，清兵已破南京，式耜未雨绸缪，作好抗清准

备。随着福州陷落，清兵以破竹之势向西南进军。式耜以中原无主，倡议迎立朱由榔，改元永历，小朝廷初创，筚路蓝缕，式耜夙兴夜寐，整肃朝纲，延揽人士，练兵筹饷，抚辑流亡，与忠勇将士和衷共济，而且始终团结农民军共同抗清，也得到联明抗清的农民军将领的拥护和支持，几度主动出击，收复湖广大片失地，声势大振。无奈朱由榔巽懦无能，小朝廷又党派纷争，诸事掣肘。永历四年（1650），清兵破严关，围桂林。明军将遁兵逃，式耜抱“与城存亡”决心，危坐署中不去。总督张同敞素敬式耜，泅水入城，誓死相从。城破，同被执，坚贞不屈，大义凛然。被囚系中，与同敞唱和自若，赋《浩气吟》明志：自比留匈奴十九年坚不投降的苏武，自比赋《正气歌》慷慨死节的文天祥。闰十一月十七日和张同敞在仙鹤岩从容就义。

是不是可以这样说，式耜的忠君爱国，如出天性。当国家、民族遭受危难的时候，以身许国，竭智尽忠，历万难而不辞，虽九死其无悔，拮据四载，力尽心枯，在强大的敌人面前，坚持民族气节，发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。在《临难遗表》、《浩气吟》中更是集中地反映了为国献身的高风亮节。

一个立场如此坚定，对待当时的清朝统治者，不敢有辱民族气节如此，而说他会向澳门借葡萄牙人来助战，不能想象。

《乾隆皇帝大传》问世

梁　焰

周远廉研究员撰写的《乾隆皇帝大传》，现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，全书约64万字。

乾隆皇帝是清入关后的第四个皇帝，是我国历史上执政最久的一位封建君主，前后主政六十三年，政绩颇多，十分复杂。《大传》作者以十五章，四十四节，详细论述乾隆皇帝的一生，包括乾隆初政、经济措施、整顿吏治、文化政策、南巡秋狝、十全武功、个人素养、家庭生活等等，不仅内容翔实，文字流畅可读，而且是填补了清史研究空白的开拓新著。